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十回 死臨危偏遇逃生者 生遇險又逢救死人

唐鐵牛被兩名嘍兵從石洞裡推出來之後問道：「上哪？」 「上西天。」

「西天在哪兒呀？」

「你別裝糊塗。要你的命。」

「金翅大鵬蓋世英表面上裝英雄，把我押起來。他怎麼又改了主意啦？」

「跟你說，大寨主倒不想殺你，你小子傷人太重，全山的寨主都恨透你了。唐鐵牛，聽說你們狀元府裡那幫人數你最壞。我們的二寨主、三寨主韓芳、韓亮，還有外邊請來的一些偏寨主，五隻鳳、五隻虎，大伙一致的要把你處置了，不然出不了這口氣。我們倆今天晚上奉幾位寨主的命令把你推出去，腦袋往下一砍，大伙兒好出這口氣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現在就走。」

「你們大寨主可是不讓殺我。」

「殺了你之後，大寨主知道了，也沒有辦法了。」

「你們這麼做不缺德嗎？」

「缺不缺德不干我倆的事，這是眾寨主的命令。」

「好吧！我跟你們提個要求，把我那對鐵棒槌給我拿來。這對鐵棒槌跟我多年，我要死了，它得跟我並骨，我還沒娶老婆呢！沒老婆就用這棒槌吧！怎麼樣？我都是要死的人了，這點事兒還不能答應嗎？」

倆嘍兵互相看了看：「好吧！成全你小子，這棒槌讓你帶著。我給你拿去。」一個嘍兵轉身進洞，不大會兒把一雙鐵棒槌拿出來了。「我給你拿著，等你死了扔你身邊。」

「好！謝謝！」

兩個嘍兵推著唐鐵牛，沒敢在寨裡頭走，而是出了後寨門，來到後山坡上。他們也怕蓋世英知道了。唐鐵牛被推到山坡上，一片樹林附近，前邊是河水，聽得見淙淙流水聲。

「唉！」唐鐵牛看著河水，心中暗暗盤算：鐵牛啊！二十幾歲了，這一生就算了結了。我不是怕死，關鍵是事兒沒辦完。周景龍兄弟的仇沒報，猴兒兄弟腦袋在山上還沒拿下來，我人死了，這心死不了，還得掛著這碼事。兄弟啣！活著咱哥倆好，死了咱哥倆更好。猴兒哇！你在前邊等著哥哥吧，我這就找你去。猴兒哇！等將來咱哥倆再托生人還行俠仗義，殺賊官，抓惡霸，咱們哥倆還照舊走這條路。不過，哥哥這心裡總有點兒難受，人之常情，弟兄們在安平鎮我也是放心不下，更可恨的是大丈夫應死的轟轟烈烈，可今天我死的窩窩囊囊，唉！婁子一咬牙一狠心：這陣有淚不能掉，死要死個剛強。唐鐵牛看看這倆嘍囉：

「二位，誰先動手哇？殺我的時候，這刀快點兒，給我個痛快，可別手軟，要是刀不快，噴你一身血，我還得罵你，死了變鬼老跟著你倆。」

這倆嘍兵被他嚇得真有點怯：

「好吧！姓唐的，放心吧！保證一刀成。閉眼吧！」

「來吧。」唐鐵牛把眼一閉：「快點兒！」

這時候，耳畔邊只聽見「撲撲」兩聲。

「啊！怎麼兩聲啊？脖子沒覺涼，心裡沒難受，這刀可真快！」

這時只聽耳邊有人喊：

「三哥、三哥，睜開眼。」「唸唸」，把繩子給剪開了。

「誰呀？」

「我是你兄弟阮英啊！」

「好哇！猴兒啊，你夠朋友，真來領我了，三哥跟你這就走。」

「你胡說什麼？睜眼！」

唐鐵牛睜眼一看，阮英站在他面前，還是原來那身穿戴，背單刀，挎鏢囊，手裡還拿著一口刀。

「猴兒哇！你這時唱的哪齣戲呀？怎麼背著刀，手裡還拿著刀哇？你是不是死了來顯靈顯魂來了？我也死了，你叫我來了？」

「三哥，行俠仗義信這套嗎？我死了還能說話嗎？你看這倆嘍兵都切開瞭著啦！腦袋全掉了。」

唐鐵牛一看，果然兩個嘍兵橫屍山坡，身首異處。

「兄弟，怎麼回事？」

阮英說：「這倆嘍兵全被我給殺了。我沒死，我又活了。」

阮英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

原來那天阮英在飛雲橋上踩翻了銷線，他從橋上翻下去了，順水漂流，阮英隨波而下。水裡是有埋伏，尖刀、彎刀、滾龍刀。偏趕上漲潮水流大，阮英體又輕，一點也沒碰著，順著河水，就把他給漂走了。衝出好幾里地之後，河水把他衝到岸邊的灌木叢處，擋住了他的身體，他已經沒有氣了。正好早晨有個小孩在那釣魚，看見阮英，就把他扯上岸來，把它臥放在自己的背上，慢慢給他往外控水。阮英剛淹死時間不長，肚子裡的水一點點的流出……

「哎……呀……」他慢慢地甦醒過來。

小孩高興地說：「活……活了，真……真好。」

阮英一聽，是個「結巴」在說話。阮英把眼睛睜開，一看眼前站的是一個十一、二歲的小黑小子，除了牙是白的，哪兒都是黑的。穿一身藍布小褲褂，條藍布小襖包。站在他面前，腆著小肚子。

「你……活了！」

阮英一看四外無人，就知是小孩救的他。

「小兄弟，你是從哪兒到這兒來的？」

「我今天早晨撈、撈魚來了，碰上你順河漂、漂、漂……下來了，我把你弄、弄活了。」

阮英說：「照這麼說，我得好好地謝謝你呀！」

「甬……甬謝啦！你……你站起來吧。」

阮英想站起來，可兩腿就像棉花瓜那麼軟，站不起來了。

「哎呀，我站不起來了。」

「完了，站、站不起來了。走、我背你上俺家得、得了。」

「你們家離這多遠？」

「就、就在前邊。」這小孩還真不錯，把阮英背起來了，他挺有勁兒，跑得挺快，一會兒的工夫，走出來有幾里地，來到一個

村莊，進村沒多遠，推開一個院子的門，走進院中，進院就喊：

「娘！有個人死了，我把他給救活了，上咱們家來了。」

「喲！在哪兒呢？」

「這不是在這嗎？」他把阮英就背進來放在了床上，阮英一看，面前站的這位夫人也就是五十上下歲，像一個普通的農家婦女。

「老人家，是您的兒子把我給救了，我謝謝您。」

「哎！謝什麼，快躺下歇會兒。這衣服全濕了。孩子，這是從哪兒背來的？」

「就、就在前、前邊。這個人挺好玩的，他長的多有意思呀！」

「別胡說！快把衣服換換吧！」

小孩說：「娘，他腿走不動了，我就把他背咱家來了。」

「好，這倒對呀！我給他去燒點熱水喝。」

老人出去燒水去了，小孩趕緊上床來，找個被子給阮英蓋上，把濕衣服給扒下來了，拿到外邊晾上，轉身回來之後，阮英說：

「小兄弟，請問你貴姓大名啊？」

小孩說：「我姓殿，叫殿曦嵐。」

這時老太太燒開了水進來了，給阮英倒一碗熱水，端到阮英面前說：

「小伙子，怎麼掉水裡的？」

「老伯母，我是平山滅寇的，這兒有個藏軍山，山寨主是金翅大鵬蓋世英，他的山上來了一些漏網之賊，在這一帶為非作歹，行兇作惡。我是大宋官軍南路招討使阮英，為攻山寨，我夜探飛雲橋，不慎中了埋伏，失足掉到水裡，我以為必死無疑，沒想到這位小兄弟救了我的性命。伯母，我要謝謝你們娘倆。不知家中還有何人？」

小孩說：「我還有爹呢！我爹在那個院裡，他六十多歲了。我說阮英啊，你知道蓋世英是誰不？」

阮英說：「他是誰？」

「他是我大師兄，我爹是他老師呀！」

阮英一聽暗想，這回倒好，掉人家圈裡啦！

老太太聽到這，衝孩子使了個眼色，不想叫孩子說下去，可這孩子根本沒看見，接著還說：

「你別說，我這師兄還……不錯，他對我爹可孝順了，又供柴又供米，有時還給我爹送、送……錢來。可我爹這老頭可倔了，他送東西我爹都不要。反正啊，好幾年他也不敢上俺家來了，我爹也不讓他來。但他的武藝是跟我爹學的，他呀是在俺家長、長、長大的。那時還沒有我，我聽我爹說的，我爹教他練武術，後來他走了，我才生下來。」

「噢！原來如此。請問老人家的名？」

「我爹叫殿龍殿步云。」

阮英一聽，這老爺子在江湖上可是早有耳聞，聽自己的老師趙華陽說過，這老爺子，年輕時就是一位藝高人正、俠肝義膽的江湖英雄，沒想到在這跟老伯父碰上了。

「曦嵐哪！你領我去見見老伯父好不好？」

「行，走吧。」

老太太一看，心想這孩子怎麼全說了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這不是給你爹找麻煩嗎？再說，這是官府上的人，正要抓蓋世英，弄不好，你爹也得受連累啊！哎！不管怎樣，孩子已經說合來了。

阮英看看老太太說：

「老伯母，您對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終生難忘，我一定要見見老伯父。」

「那好。孩子，領著你這位哥哥去見你爹去。」

阮英把這身衣服又穿整齊了，跟著小孩，來到老爺子的東跨院。一挑門簾，殿曦嵐先進去了。

「爹，我給你帶個客人來。」

老頭兒半躺半臥，坐在一個藤躺椅上閉目養神，阮英跟著進來了，老頭兒就像沒聽見。

「爹，我給你帶客人來了。」孩子又說了一遍。

老爺子這才把眼睛睜開：「誰呀？」

阮英一看這老頭兒，約有六十多歲，光頭沒戴帽子，縮發，別一枚竹簪，身穿藍布褲褂，白襪黑鞋，裹紅色面龐，皺紋重疊，二目灼灼有光。

阮英說：「伯父，我叫阮英，乃是梁山阮氏三雄的後代，我師父叫趙華陽，我給你磕頭了。」

老頭兒趕緊起來，把阮英攙起。

「噢！孩子，原來是你呀！你師父是我的好友，是哪陣金風銀風把你刮到這兒來了？快坐下坐下坐下，曦嵐哪！你是怎麼跟這個哥哥碰上的？」

「是、是這麼這麼回事……」

阮英把金翅大鵬蓋世英的所作所為、藏軍山的事情跟老頭兒又說了一遍。老爺子聽著，雖然沒說話，但看得出來，他情緒很激動，腦門上青筋直爆，呆了一會兒，這氣又平和下來了。

阮英說：「伯父，蓋世英這個人我們聽說過，他原本是一條綠林好漢，只是因為其弟蓋世雄的死，與我們結下了點私仇，這本是可以解說開的疙瘩，但他卻由此投靠了朝內的權奸，充當了人家的鷹犬爪牙，並與一些江湖敗類摻到一處，其中有一人名叫奚金哥，夜入皇宮，盜取九龍珍珠冠，成了盜寶的國賊，聖上命我捉拿國賊歸案，而蓋世英卻在山上窩藏國賊，與我等為敵。老人家，您既是與我師父是好朋友，自然應關照我這個晚輩，我見不到您，作為罷論，今天見到您了，沒別的，請您助我一臂之力，勸勸蓋世英您的大弟子，獻出奚金哥和國寶珍珠冠，以免去攻山破寨塗炭生靈，不知您老人家意下如何？」

殿步雲聽完之後，說：「孩子，我是與你師父交好甚厚，不過，這件事我幫不了你，我現在已經歸隱了，什麼事我也不管了。蓋世英雖然是我的弟子，但兒大尚且不由爺，何況是徒弟呢？我是行將就木之人，哪還管了這人世上的紛爭？徒弟我管不了啦。我能管的只是我的這兩個院子，幾畝地，我種什麼它就長什麼，別的，誰也不能服我管。」

「伯父，您說得太客氣了，您是虎老雄心在呀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嘛！」

「孩子，不要這麼誇獎，我不行了。曦嵐哪！領你哥哥吃飯去；孩子，在這多玩幾天，恢復恢復身體，然後再去忙你的公事。曦嵐，領你哥哥上那屋去吧。」

阮英一看，老人家這是不想出頭哇，師徒如父子呀，老爺子肯定還有許多想法。阮英沒辦法，只好跟著曦嵐到了那屋，老太太給他們做點兒飯，阮英開始吃點兒稀的，身上還有點兒不好受。呆了幾天，身體漸漸復原，天天在這磨：「伯父，您要是不幫忙，我就在這不走了。」怎麼磨，老頭兒也不吐口兒，最後，阮英跪在了老人家的面前：

「伯父哇！您要是幫這個忙，我就站起來；不幫這個忙，我就不站起來，跪個釘槽木頭爛，在河裡沒死，我就死在您這兒啦！」

殿龍殿步雲一看這種情況，也無可奈何了：「嗨！這是我教徒弟賺的。孩子，起來吧！我這麼大歲數，不能隨便去。」老頭兒一伸手，從牆上摘下一把刀來，「噌」就把刀亮出來了。這口刀，寒光襲人，亮如秋水，最大特點是血槽處是穿透的一道溝，溝裡含著一顆滾動的銀珠，可以隨著刀的擺動而上下亂竄。老頭兒說：「我闖到江湖這麼多年，就得了這麼一口寶刀，此刀名叫滾珠劈水電光刀，蓋世英認識我這把刀。」「啪！」此刀入鞘，「你拿去，拿著我這把刀去見蓋世英，你告訴他，就說我說的，讓他把奚金哥交出來，把珍珠冠奉還你們，跟隨你們進京請罪。」

阮英說：「伯父，要是蓋世英按您說的做了，我敢保他安然無恙，不受罪罰。不過只拿這把刀到了藏軍山，蓋世英能聽話嗎？」

「孩子，我跟你說吧，見刀如見人，這冤家對我應該說還是夠孝順的，你把這刀拿去，你就說我這麼說的，你看他怎麼對待你。」

阮英說：「好！伯父，那我謝謝了，我這就走。」

「天這麼晚了，何必太急，歇息一日，明天早晨再走不遲。」

「伯父，我已幾日離開行轅，恐怕大家為我著急，歸心似箭，我想今天晚上就走。」

「好吧！既然如此，曦嵐哪！送你哥哥。」

殿曦嵐領著阮英，到這個屋子又辭別了老太太。

「哥哥，我送你走吧。你什麼時候再來呀？」

「曦嵐，認識這個道兒啦！說來就能來。」

兩個人出了他家的小院，邊走邊說：

「曦嵐哪！藏軍山你去過嗎？」

「去過，還常去哪！他那山上別看有埋伏，我可都……都知道，他……他們誰也不敢惹我。」

「兄弟，你能送我進趙山嗎？」

「你什麼時候去？」

「我現在就去。」

「行！我跟我爹說一聲。」

「你要告訴他。老人家准不讓你去了。」

「我不那麼說。」

他回來了。「爹呀！我哥哥要走，不認識路，叫我送他一段。」

「行啊！告訴阮英，有工夫再來。」

「他說了，還得給你送刀呢！」

「行，送你哥哥走一趟。」

小孩出來了。「怎麼樣？走，咱倆別走旱路，從水上走，我有船。」

他領阮英上了船，小孩擺著船，就來到了藏軍山。「這不是嗎？這就使後山寨。」小孩把船停到了岸邊的小樹旁，用纜繩把船拴住。

阮英說：「我上裡邊看看，你在這別走哇！」

「你上去也……也不行啊！道上有埋伏，你也不……不明白呀！我領你去。」

正在這時，就聽見前邊有說話：「行了，就在這吧。」「給個痛快。」

哎喲，阮英一聽這聲音他最熟哇！這是我三哥唐鐵牛，怎麼跑這兒來了？阮英趕緊下了船，就來到這兩個嘍兵的後頭，這個剛一舉刀，阮英在後邊一刀——「撲」這個腦袋掉了，那個還沒等反應過來，「撲嗤」那個腦袋又掉了。

阮英見到唐鐵牛，把自己的經過跟他講了一遍。殿曦嵐也過來了。

「這、這是誰呀？阮哥哥，你認識他嗎？」

阮英說：「這是我大師兄，又是我三哥叫唐鐵牛。三哥，你怎麼被他們抓住了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別提了。我們以為你死了，上高山來盜人頭來了。現在，雲平、金貴、王亮他們仨死活我還不知道，雷霆也叫他們抓起來了，王明死了，狀元表面上好像沒什麼，那心都要碎了。兄弟，既然你今天拿來寶刀，這可是個大好事，蓋世英是最講義氣的人，如果寶刀到此，也許能把奚金哥給綁起來，把珍珠冠交出來。兄弟，就全看老頭兒這點兒威信，全看這把刀好不好使了。」

」

小孩說：「我告、告、告訴你們說，我師兄最聽我爹的話。」